



檢查者 饒汝儔  
覆查者 譚新嘉

共存三拾卷

(第三拾壹冊)

書名 皇朝文鑑

刊寫時代 宋刊本

裝式 蝶裝

卷數 第壹百叁拾柒至壹百叁拾玖

葉數 伍拾柒葉

行格 半葉拾行拾玖字間有拾字

高廣 高陸寸肆分 廣玖寸捌分

邊口 左右雙錢白口魚尾下標文幾文鑑幾下標葉數(間有第二魚尾上口間記字數下口間有刊工名氏)

印章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註修構遺等字缺筆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 捌月 捌日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行狀

司馬溫公行狀

司馬溫公行狀

蘇軾

蘇軾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  
祖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  
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  
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  
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  
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好孫今

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  
五代表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皆  
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

真宗 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  
知鳳翔河中同平號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  
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  
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  
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  
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  
堆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

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  
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  
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  
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爲國子  
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  
見公而竒之及是爲樞密副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  
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  
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  
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  
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故相  
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  
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  
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并州  
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爲盡力時趙元昊  
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  
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  
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爲河東  
憂籍請公按視公爲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  
兵三千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  
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

州闢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  
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  
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思勇且狂  
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爲戰備遇敵  
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  
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  
以自咎籍既没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  
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  
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  
謂之麟公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然而至不  
足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  
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  
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  
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  
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  
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  
遂以爲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美  
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輒於同科四人  
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  
亦以爲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

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皆納之初至和三年 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

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爲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 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 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 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 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課事詔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

知愚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  
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  
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  
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祭公從容謂洙曰君與  
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  
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  
也欲洙見公達此意爾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  
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  
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

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  
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爾  
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  
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  
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  
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天下莫敢違  
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  
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太子稱疾不入  
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帝辭  
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  
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

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  
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  
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 英宗  
遂受命充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  
太宗時姚坦為充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  
疾踰月 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  
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爾 太宗怒曰王年少  
不知為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  
國獻穆大長公主 太宗之子 真宗之妹  
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 陛下教  
子以 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為法已而公  
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  
瑋母楊歸其兄瑋散遣其家人公言 陛下追念  
章懿太后故使瑋尚王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  
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  
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  
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方辭至八  
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  
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  
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首僭自恃凌

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  
政至於胥史謹諱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  
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言三  
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於用法有疑其餘一  
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  
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  
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  
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  
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  
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  
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  
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  
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袞蓋引却慎  
夫人坐正為此爾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  
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 仁宗崩 英宗以哀毀  
致疾 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  
章獻明肅太后保佑 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  
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 太后  
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  
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

良讒諂如羅崇勲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  
英宗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  
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不追尊  
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  
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時公所得  
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  
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  
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  
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  
於家 英宗疾既平 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  
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  
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 皇太后有所取用有  
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  
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 太后  
以防矯偽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  
得使相 陛下以慰母心爾今兩府皆遷無名若  
以還政為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  
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  
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  
先帝不聽及 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 兩宮

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  
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  
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曆  
閒籍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  
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  
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遊之人不能  
復反南畝強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  
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  
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  
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即帝位  
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  
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爲  
人不卹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  
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  
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  
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爲之  
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  
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  
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以公手藁爲案  
至今存焉時中外訕訕御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

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用繼降黜公上疏乞留  
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  
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廷  
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  
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  
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  
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戒  
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從而姑  
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  
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  
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  
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  
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  
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  
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 神宗即位首擢  
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  
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  
有文學何辭焉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  
制詔可也公曰 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  
士取高等而去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

至閣門彊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廬給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為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

言近者王中止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託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一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官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爲閣門祗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英宗山陵公爲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步將崑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於立州有不成婚婦

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  
讖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  
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  
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公言謀殺猶故殺  
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故與  
殺亦可爲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  
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  
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 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  
下莫不稱頌末年有遠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  
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耻於是羣臣復  
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  
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  
之也願 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  
手詔答公非卿朕不聞此言若爲答詞使中外曉  
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遠終身不復受尊號  
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  
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  
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  
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  
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當

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堂辭  
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  
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  
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  
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  
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  
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  
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  
洪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  
爾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  
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  
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  
傷國體王安石言於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  
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當袞  
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爲諫  
官者公薦昌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  
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土提利害公用都水監  
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土提約水東流若  
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比放出御

河胡蘆河下流以紆田

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

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  
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  
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  
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  
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  
天下傳誦以為公真宰相雖田夫野老皆號公司  
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邇英進讀至  
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  
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  
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  
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  
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  
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  
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  
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  
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  
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  
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  
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

臣爲條例司官爾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爲變若四五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徙坐戶內左右皆退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訥訥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彊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

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公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

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

卅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柰何

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 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

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  
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  
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公言臣未受命則  
猶待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  
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返開  
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  
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今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  
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  
勢必有賣必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  
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  
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  
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  
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  
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遂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  
宣撫使下今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  
勇募閭里惡少爲奇兵調民爲乾糧餼飯雖四郡  
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  
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  
不可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餼  
飯昔常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

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  
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  
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  
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  
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  
六水利此尤病民也宜先罷又以書青宰相吳充  
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  
語濕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  
詳盡感既親書緘封置臥內且死當以授所善

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

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  
政殿學士 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  
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  
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  
辭謝遂徑歸洛 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  
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問  
閭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  
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 先帝宜下詔  
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  
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

其分或肩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  
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  
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 太皇太后封詔草  
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  
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  
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  
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  
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  
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 太皇太后已  
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  
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  
苛刻暴斂廢道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  
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  
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  
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  
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 先帝新棄天下  
天子沖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  
恩遷通議大夫初 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  
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  
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

志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  
病矣 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  
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  
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  
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  
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 二聖嗣位日夜  
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  
之曰先帝之法莫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  
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 先帝本意者改之當  
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  
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  
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  
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  
之德宗晚年爲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月進羨  
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  
之者也況 大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  
乃定公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  
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皆  
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

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下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鳳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

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爲十科求天下遺才命文臣陞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閒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母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糶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糶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則否及下等而不糶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以聽公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 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 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祿以一品禮服轉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

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  
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  
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  
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  
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  
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  
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  
田二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  
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  
不捨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  
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  
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  
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  
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  
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  
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  
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  
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註古  
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註老子道德  
論二卷集註太玄經八卷大學中庸義各一卷集註

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詔目三卷書儀  
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  
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  
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  
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  
為通志八卷以進 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  
祕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敞劉恕范祖禹為屬官凡  
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  
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  
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者異以志之

神宗九重其書以為賢於荀悅親為製敘賜名資  
治通鑑詔邇文讀其書賜類邸舊書二千四百二  
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  
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夫人先公卒追封溫國夫  
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祕書省校書郎孫  
二人植栢皆承奉郎公歷事 四朝皆為人主所  
敬然 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  
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  
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 神宗識其意  
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

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  
故爲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知  
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  
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爲詳故錄其大者  
爲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

皇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行狀

程伯淳行狀

程頤

田明之行狀

劉跂

程伯淳行狀

程頤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適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為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見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斂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斂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彊記過人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

地中藏錢兄之子訢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  
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  
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  
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  
官所鑄錢不五六年間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  
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  
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  
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  
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  
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  
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利大行死亡甚  
衆獨鄆人無死者先生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  
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  
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  
暮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  
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  
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  
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  
多為浮論欲搖止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

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當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為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萬千一作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

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  
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  
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  
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  
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  
如此再暮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  
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  
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  
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  
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  
所養諸鄉皆有校暇則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  
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  
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  
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  
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  
之間無疆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  
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  
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  
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  
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

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舒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爲仇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投諸烈火愚俗視徇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辦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 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

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 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 陛下柰何輕天下士 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 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 神宗始疑其透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 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寢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常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

懇求外補 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  
不許遂闔門待罪 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  
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  
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  
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 神宗手批暴白同列  
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  
事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辦事始意  
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  
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  
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  
得不死者蓋前後以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  
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  
婦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  
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  
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  
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昉有  
言其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  
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去事過  
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攝既而揚言於衆曰漕卒之  
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

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  
先生方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  
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  
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請盡以廂卒  
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  
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服  
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為  
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  
捍之衆皆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為勢不可塞徒勞  
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  
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  
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  
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  
已木遂橫衆以為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  
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為朝廷憂人以為使先生  
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霽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  
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  
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  
言其未嘗敘年勞丐遷秩改太常丞 神宗猶念  
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

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  
佳士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  
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 神宗皆不許既而手  
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  
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  
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復舊  
任先生為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為先雖若甚迂而  
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彊盜不減十餘發  
先生在官無彊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頻  
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為事  
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  
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  
挽舟為業且察為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  
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為惠澤然而良善之  
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為約  
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  
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  
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  
而 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為政常權穀價  
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

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  
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  
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  
至請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  
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  
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  
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  
高下且今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  
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  
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  
能效它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  
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  
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  
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  
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害其妻曰我與太丞約  
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  
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  
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  
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  
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

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他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時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正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下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

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  
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  
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  
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  
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  
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  
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  
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  
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  
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  
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  
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  
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  
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  
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  
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  
退將明諸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  
見於世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  
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

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  
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  
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闢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  
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  
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  
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  
人以趨嚮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  
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  
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  
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  
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  
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施設之際有  
所賴焉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  
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  
則人不可及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奉國  
以孝稱善睦其族先一年卒子曰端懿蔡州汝陽  
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女適假承務郎朱純之  
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  
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

田明之行狀

劉

跋

曾祖永孚故不仕祖均故不仕考亮故贈左中散大夫母永嘉縣太君王氏本貫河南府姓田氏諱述古字明之田氏本居密州安丘家世儒者明之蚤孤游學京師甫冠補太學生事安定胡先生爲弟子勤篤好問先生稱之娶尹師魯族家子河南縣主簿仲甫之女遂徙家河南凡四以鄉薦不中第嘆曰得失命也乃慨然發憤隱居講誦積二十餘年不復出哲宗嗣位搜訪遺逸故孫溫靖公固居守西都以明之名聞詔除襄州司法參軍明之曰老矣不任爲吏然君命不敢辭乃即其家廷拜受詔而不出仕孫公守鄭又奏以爲州教授特詔從其請居頃之河陽學官以嫌求對易命旣下故王公巖叟時守鄭奏謂述古以處士起今新進後生援例徙非是且無以慰鄭學者詔又聽終仁未幾除太學正改宣德郎充廣親北宅教授秩滿貧不能久留調簽書通判官事轉通直郎今上登極轉奉議郎元符三年十二月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夫人後五月亦卒子男處仁處訥處厚處恭處約女嫁進士張安石太廟齋郎溫萬石明之爲人淳靜簡易不爲表襮嘗中坦無留閔與

人交傾蓋不疑既久益親及其不合毅然去之莫  
能奪於書無不闕惟易中庸論語孟子老子迺其  
素所學申重復熟造其深旨餘不甚錯意也邵先  
生二程先生皆居洛陽明之從之游司馬溫公居  
相鄰因徒步造門問經史大義語不及他事范翰  
林祖禹以編修資治通鑑日詣溫公溫公多召明之與  
之俱邵程司馬公皆重望來者率巨公顯人門無  
雜賓而明之獨以白士羈旅預其間合堂同席相  
視莫逆語必殫竭未嘗少貶諸公以是敬愛之晚  
歲篤好易古今諸儒訓詁得失歷歷別白常稱曰  
道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今學者泥章句不知  
妙在日用因自爲註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廢  
卷與賓客言不事劇談惟論易則亶亶不倦日暮  
客欲去而明之談益勝意益精明所著書未就  
客欲索其書上之朝明之遂不肯出友人張雲卿  
以累舉恩當釋褐貧欲毋行明之出錢爲助鄉人  
爭之乃得去既去其妻與子俱病妻竟死家無一  
錢明之日往護視又辦喪事事竟然後歸昌王薨  
假北宅教授官氏撰次行狀以故事遺白金百兩  
明之曰他人爲文而我受其賜無是也使者屢及

門終不受通利並河一夕暴漲守將遽調急夫明  
之爭曰曷不視水勢今雖漲而平此將殺也吾民  
不可徒擾已而果無事當官不苟亦不爲已甚居  
家廉儉衣不兼食不屬裕如也樂道自信以是終  
身焉嗚呼可謂吉德君子也夫將以建中靖國元  
年某月葬于其所之原晉陵鄒浩以明之語謂劉  
某曰我無稱於時然賢公卿大夫多知我今皆亡  
晚乃得二人焉尚何恨獨謂吾子與浩耳今其葬  
也其能無言邪其許諾居亡何其孤自洛抵汶上  
持治命來赴果以文爲請某外祖母尹夫人魯郡  
著姓與河南之尹宗族也故於明之有葭葦之好  
官於鄭又嘗同僚蓋知之詳熟於其來請謹敘次  
爵里伐閱及其學行大略以告鄒子爲之銘庶幾  
乎明之之意而二人者亦以是自致焉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墓誌

吳王李煜墓誌銘

徐鉉

穆夫人墓誌銘

柳開

徐文質墓誌銘

穆脩

种世衡墓誌銘

范仲淹

范純佑墓誌銘

富弼

吳王李煜墓誌銘

徐鉉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運曆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

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壤懿範流光傳

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

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于唐祖文

宗武世有顯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

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故我顯祖用膺推戴

焜耀之列載光舊皇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宋將

啓玄貺冥符有周開先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

宇將同故我舊邦祗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朝獻地

圖而請吏故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

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鄴存紀侯之國

曾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彛倫  
率循先志奉烝嘗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者老  
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至於  
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修九貢府無虛月祇  
奉百役知無不爲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於  
自信怠於周防西隣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  
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辭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  
之會 太祖至仁之舉大賚爲懷錄勤王之前効  
恢焚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爲通侯待遇如初寵  
錫斯厚 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  
存開釋及飛天在運麗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  
加掌武之秩侍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彛  
登崇名數嗚呼閔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  
年秋七月八日遣疾薨于京師里第享年四十有  
二 皇上撫几興悼投瓜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歿  
而加餼特詔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命中使  
蒞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即其年冬十月日葬  
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人鄭國夫人周  
氏勲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詠國風才實  
女師言成閫則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襟神俊茂

識度淹通孝悌自表於天資才略靡由於師訓日出之學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清粹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爲周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國化臣發號施令造化於是始終不渝酷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頌宣尼載笑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意審風俗淳薄之原爲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弧矢之善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絕本以惻隱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常若不及掩人之過唯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厭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二義之行終於亡國道有所在復何媿歟嗚呼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宮闕望北印之雲樹旁寂寂兮迥野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庶有傳於竹素其銘曰

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縣縣瓜分茫茫商土裔孫有慶舊物重覩開國承家彊吳跨楚喪亂孔棘我恤疇依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俟先天不違惟

藩惟輔永言固之道或汚隆時有險易燭止干棘  
虎遊於市明明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  
至亦覲亦見乃侯乃公沐浴玄澤徊翔景風如松  
之茂如山之崇奈何不淑運極化窮舊國䟽封新  
阡啓室人甚之謀卜云其吉龍章騏德蘭言玉質  
邈爾何往此焉終畢儼青蓋分袂驅素虬兮遲  
遲即隧路兮徒返望君門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  
與緱嶺兮相期垂斯文於億載將樂石兮無虧

穆夫人墓誌銘

柳開

漢開運元年開叔父諱承贊卒叔母穆年二十有  
七嫠居四十五年歲己丑五月歿於家後七年葬  
叔父墓中唐季我先人塋館陶縣北三十里周廣  
順中始葬叔父大名府西南二十里村曰馮杜開  
近歲連上書天子哀之賜錢三十萬使葬先臣之  
屬得華州進士王煥襄其事煥義者也恭恪弗懈  
成開之心柳官姓爲地法利坤艮自叔父墓東下  
十七步我皇考之墓又東下仲父諱承昫之墓  
各以子位從之又東下叔父諱承陟之墓步悉如  
九數叔陟無嗣以季父諱承遠之墓同城焉故昭  
義軍節度推官閔叔母長子也閔叔父卒始生次

子也趙氏故婦女也次病廢老於室開爲兒時見  
我烈考治家孝且嚴視叔母二子常先開與閨我  
母萬年君愛猶已出勤勤儲儲常懼有闕乃叔母  
至老我一兄至成人不類諸孤兒寡婦月旦望諸  
叔母拜堂下卑即同上手抵面聽奉我 皇考誠  
告之曰人之家兄弟無不義盡因娶婦入門異姓  
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  
門割戶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有剛腸者  
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役吾見多矣若等寧息乎  
退即惴惴閉息恐然如有大誅責至死不敢道一  
語爲不孝事抵開輩賴之得全其家也如此嗚呼  
君子正己直其言居上其善也家國治焉小人枉  
己私爲言居上不善也家國亂焉旨哉君子也銘  
曰 昔我叔之去世兮垂嚴誠之深辭指穆母而  
告云兮惟夫婦之有儀伊生生死之孰免兮於貞節  
而勿虧代厚養以多屬兮家復貴而偶時寧不字  
於安佚兮胡適彼而亡斯介如石之克鮮兮衆猶  
草之離離母血涕以奉教兮哀心以自持畢考命  
之惇孤兮終天地而弗移噫噫過此兮母曷爲知

徐文質墓誌銘

穆 脩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以其友張生道卿所錄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孝山未即殞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期日且迫敢述其實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窆予既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矣比是今貴家富族將葬其先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違禮過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踰月之制此獨可尚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嘗寓籍并土之文水逮君之考猶爲晉人考生未亂而孤見教育于季父氏既而復會朝廷以兵取太原太原平大徙并民入處之京輔考於時與其族來至京師遂家焉自是得遊太學爲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二再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子文蔚少卒獨君爲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由君而下始爲京師里人凡并人其俗剛厚而勤嗇能自節損以立衣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極者居久而皆爲富室矧其宿有齋者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歿貽其規法於君君於此益爲之善守

者也君嘗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  
彌盡其力無何數年母張氏又終初君亦嘗授經於  
儒官馬龜符有慕仕進心至悼親之繼喪顧門中  
時無彊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業則為不肖子因  
刻力事生於家非時慶吊大事不出門如此者蓋  
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以是  
年七月十七日卒於居君凡四畝安室輒有喪有四  
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山出次室李氏景  
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諸弟  
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月之二十一日藏君於東  
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村先墓之次以次室李  
氏為合初李氏次苗氏李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  
斯實禮也銘曰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舉  
無越斯末代不然惑於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  
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而葬順禮之軌既合既  
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种世衡墓誌銘

范仲淹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  
血請於銘于子嘗經略陝西知君取為詳懼遺其善  
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

師不利朝廷以保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  
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貢益侵吾疆百姓  
被其毒君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  
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  
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  
之舊有是三利 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  
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  
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  
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  
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  
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  
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丘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  
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保障  
患無泉者悉依此大蒙利焉既而 朝廷署故寬  
州爲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  
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布恩  
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  
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守家可語者有得虜  
中事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  
之屬羌愛服皆願効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

定河河之北有虜寨常濟河爲患君屢遣兵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答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曆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羗之多而素不爲用與夏戎潛連助爲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攜干塵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而俾之導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爲變時青澗旣完人可循守乃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師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子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羗羗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旣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

羌難制懼合夏戎爲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  
爲難聚良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  
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  
首奴訛者屈彊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  
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日  
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嘗與高使君繼高挑  
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  
信其可失諾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  
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中已至覺而起  
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  
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誼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  
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僞署君遣人  
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  
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僞署如兀二族者  
百餘帳咸收懷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屬  
羌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其烽火夏戎時來抄  
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  
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子領慶州  
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授涇原君即時而赴  
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

既可用矣乃復教士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  
請其事辭其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  
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  
繇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  
自振夏戎聞屬羗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  
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前後經略使交薦君  
之才能 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  
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  
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羗之大素號彊梗在原爲  
孽寔及于環撫之很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  
二州交通于夏戎 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  
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爲宣撫使乃  
諭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又悉利病即日起  
兵會階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  
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歛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  
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旣出其不意又云  
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  
寒城成而疾作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  
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京兆萬年縣之神和  
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安令

祖仁諱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  
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  
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  
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  
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  
祥符五年君用工部蔭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  
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  
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  
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求學者在  
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逼郊禮乃  
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縣  
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  
斂手其姦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  
邑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  
墮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  
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  
章憲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納  
蒙正大恚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爲之  
助獄成流竇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世材以一  
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

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推酷又禮部尚書宋公綬  
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  
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鄜交辟改簽署同州判官  
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尚  
氣節昆弟有欲折其家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  
父圖書而已蒞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  
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  
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  
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詒文雅純篤養志不仕有  
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診試將作監主簿曰詠同州  
澄城尉曰詒郊社齋郎曰諤三班奉職皆有立訢  
記詒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  
邊數年聚貨食教孤矢撫養士伍牢籠羌夷無賢  
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謀者入虜中  
凡半歲間而虜誅握兵用事二三人謀者還言其  
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采故其績不顯銘  
曰

嗚呼种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五方是陳寧以剛  
折果由直伸還自瘴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  
出人捍虜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

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范純佑墓誌銘

三

弼

僕天聖初始識范文正公於海陵未幾公遊文館  
僕再舉進士來京師又見之公益厚我聞或造其  
門目公傍一童子方十歲許神重氣遠如老成人僕  
竊詢焉即公之長子也已能誦詩禮泛讀諸書爲  
文章籍籍有可稱者所與遊皆一時之俊時天下  
庠序未甚興公與姑蘇首建郡學聘安定胡瑗爲  
先生瑗條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公患  
之君尚未冠輒白于庭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  
規約父之人皆隨而不敢犯自是蘇之學遂爲諸  
郡倡寶元中西戎叛一方盡驚公連易關陝官皆  
不出兵間君侍行日與將卒錯處鈞微摘隱悉得  
其良駕由是公任人無失而屢有功少帥環慶也  
議城馬鋪寨寨偏賊境賊懼城成而扼其衝故常  
寇撓之使我不得城君率兵馳據其地賊衆大至  
且戰且勦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以安人又知君材  
武有足嘉者後公以讒罷知政事君亦遂巡於仕  
進間從公之鄧暴得疾昏不省事廢邸許昌僕守  
淮西過其家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僕之來公

耶私耶僕曰公曰公則可噫人一有疾已不能自  
顧其形骸奚暇他邨如君病昏身已棄而尚不忘  
公忠豈非根乎至性第昏於事而性終不昧耶茲  
尤異於人可貴重而不可學者病十九年卒于襄  
邑弟純仁之官舍年四十九君英悟天得尚節行  
事父母盡孝養未嘗去左右文正愛之甚日夕以  
講求道義為樂亦不欲其遠去君雖文學自富固  
不肯應鄉里舉不得已以蔭授子將作監主簿亦  
暫為跂下司竹監非其任也即解去使君壽且  
不病得施其所有於時良能美業其少諸君名  
純佑字天成娶長葛李氏一男正臣守太常寺太  
祝一女嫁故人子進士元及早亡純仁謀歸葬河  
南萬安山先龍之側行有日走京師來乞銘僕已  
銘其父今又銘其子悲夫銘曰君之才之賢宜有  
祿有年一命而盡不復遷病十九年不復痊今其  
云云報已騫英名不隱兮何足嘆



